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五〇・史部・傳記類

安祿山事迹三卷	〔唐〕姚汝能撰	校記一卷	一
繆荃孫撰
文正王公遺事一卷	〔宋〕王 素撰	二七
忠獻韓魏王家傳十卷	別錄三卷	〔宋〕王慶叟撰
遺事一卷	〔宋〕強 至撰	三九
濂溪志九卷	(存卷二至卷九)
〔明〕李 楊撰	一三九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	〔宋〕李 朴撰
附錄一卷	〔明〕豐 慶輯	二三五
劉豫事迹一卷	〔清〕曹 溶輯	二六一
忠文王紀事實錄五卷	〔宋〕謝起巖撰	二八三
朱子實紀十二卷	〔明〕戴 銑輯	三六一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十卷	〔明〕崔子璡輯

陸右丞踏海錄一卷 〔明〕丁元吉輯 六二七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一卷 〔元〕徐 東撰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一卷

〔元〕鄧文原選 六三九

安祿山事迹卷上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安祿山

雷愷署

山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爲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爲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爲神遂命名軋犖山焉

突厥呼鬪戰神爲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史思明令僞史官官稷一譏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

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思

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

思順並爲兄弟乃冒姓安氏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名祿山焉長而奸賊賤忽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爲諸蕃互市牙郎張守珪爲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同爲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

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益以兵擒賊必倍後爲守珪偏將所向無不摧靡守珪遂養爲子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衛將軍充衛前討擊使開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惜其勇銳驍勇一作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玄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玄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醉其誥辭刻於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

宗以九齡先睹未明追贈司徒

安上

十二

安上

三

二十八年爲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詔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之美遂授營州節督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州刺史王仁經授以偉略玄宗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別爲節度以祿山爲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節充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入朝奏對稱旨因是玄宗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

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山出鎮敕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內部生紫方蟲食禾苗臣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蟲請使消化啟告必應時有羣鳥食其蟲其鳥赤頭而青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選人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也不辨菽麥假手爲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爲薦令以事白祿山祿山恩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玄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一二喪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玄宗大怒出吏部侍郎宋遜爲武當太守倚淮陽太守敕庭聞之閒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士子皆爲戲笑焉四載笑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肆其侵掠奚等始貳於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平郡夢見先朝名將李勣李靖於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伸禱祈薦奠之日神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莖狀如珊瑚盤疊臣當重寄誓殄東夷人神協從靈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幽贊之功從之祿山恃恩寵縱虛妄以取媚於玄宗皆此之類也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

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進於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於^②宗由是特加寵遇

^②宗初卽位用郭元振薛翊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既陷適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將以固其權嘗奏於^②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蕃之未滅者由文吏爲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卽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生時氣雄小養馬上長習陳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②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鉉承恩亞於林甫而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甫白事怠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佯語他事命左右白王大夫鉉至鞠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鉉語逾謹而祿山逾恭自此還遞相維林甫危害肅宗告祿山思作難約令其子引兵來援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國忠納祿山遣嚴莊領阿布私下降兵三十三人告林甫與阿布私潛通結爲父子至十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同凡庶殯掩連累之者五六十人迹其行事不得不爾

^②宗春秋漸高託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宴承歡奏云臣蕃戎賤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爲陛下用願以此身爲陛下死^②宗不對甚憐之因命皇太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爲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②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②宗尤嘉其純誠時貴妃太真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真^②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②宗大悅祿山恩寵浸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歎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六載加御史大夫封兩妻康氏段氏並爲國夫人祿山嘗安上
令麾下將劉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並代爲牋表便隨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於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脫己袍披覆之其爲承恩見重也如此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②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腹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②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晏祿山祿山醉臥化爲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②宗曰豬龍也無能爲者祿山乘驛馬詣闕每驛中閒築臺以換馬謂之大夫臺不然馬輒死驛家市祿山乘馬以五石上袋試之能馱者乃高價市焉餌飼以候祿山鞍前

更連置一小鞍以承其腹祿山肉疾轉甚富貴之已極每朝常經龍尾道未嘗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卽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祿山舊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陋隘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元觀卽其地也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子重複竚篠匱市詰曲窗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幃帳幕充牣其中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賜銀平脫破

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鑠二具色絲絹一百副夾韻羅頂額織成錦簾二領各紫紈簾羅金銅鉤分錯色絲絹貼白檀香牀兩

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葱夾貼綠錦緣白平紬背席

二領繡茸毛毯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銅鉸具繡綾韻夾帶碧綾口旗色絲絹百副貼文牙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三尺水葱夾貼席紅錦緣白平紬背紅異文繡方繡褥紫紬牀帳兼黃金瑤光等並全兩內帳設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八領瑞錦屏兩領龍鬚夾貼席一十四領貼文柏牀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牀一張繡草敦子三十箇

至於廚廄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又賜金平脫五斗飯饗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匙二銀

絲織成筭筐銀織笊籠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零碎之物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玄宗嘗御勤政樓於御座東閒爲設一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以示榮寵每於樓下宴會百僚在座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

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必將騎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耳

七載六月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詔曰用奇材者必拔於常倫立茂績者亦超於彝典驃騎大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

安上

本

安上

七

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運并管內採訪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安祿山河嶽誕寶雄武生材萬里長城鎮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孫吳自授以元戎升之憲府一心之節逾亮七擒之策益章內實軍資豐財以潤國外威戎落稽願以輸誠加以忠竭私誠無隱疇之舊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餘如故是月又加祿山父贈使持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守延偃夙稱幹略素懷節義仁而有勇志已慕於韜鈴忠以立身名早雄於沙漠克生令行

實負長才蘊登壇之良謀當弄印之榮寄作鎮幽薦爾清

醜虜舉無遺策動見奇功自葉流根是光幹蠱之德飾終

褒美爰申加等之贈宜膺寵秩用慰泉壤

范陽大都督

尋進封祿山爲東平郡王制曰寄重者位崇勳高者禮厚

欽若古訓抑爲舊章開府儀同三司兼左羽林大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御史大夫范陽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

使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

四府處置及平盧軍河北轉運并營田採訪使上柱國柳

城郡開國公安祿山性合韜鈴氣稟雄武聲威振於絕漠

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所以擢升臺憲仍杖

旌旄既表勤王之誠屢伸殄寇之略頃者契丹負德潛懷

安上

不

禍心乃能運彼深謀果稟渠帥風塵攸靜邊朔底寧不示
殊恩孰彰茂績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宜踐
韓彭之秩可封東平郡王仍賜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九載

八月二日又加北道採訪處置等使

命壽王瑁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標錫軸令內常

侍郭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於大同殿安置朝夕禮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寶鉢鏡一面并金平脫匣寶枕承露囊金花盤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舖請於道場所安置宗宗命置於內暖

殿

天尊并侍坐真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師子

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於溫泉爲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麵柴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寧園充使院今司天臺是其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弟號國姊妹並至新豐以來會焉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

止之處皆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溫泉賜浴將士並賜食賜錢宗

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風樓下賜

莊宅各一所雜彩綾羅金銀器物及聲音等

龜茲一部雞棲鼓指鼓腰鼓笛簫觱篥等七人將士亦

安上

九

各頒賜祿山金輶花大銀胡餅四大銀魁二併蓋金
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御侍史楊芝
章三人紺衣各一對及絹綵等將士大將軍楊歸順等
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絹綵等

又賜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自獻金銀器物婢及駝馬等

金窯細胡瓶二銀平脫胡平牀子二紅羅褥子一婢十
人細馬十匹打球士生馬三十匹駝驥十頭骨鞍轡三
十具茸黃綾鞍祿三十條鈔尾大馬纓十箇又進鹿尾
醬鹿尾骨等

祿山同列皆尙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備極水陸宗宗每

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遺祿山酥貞符寶輿并窯臺及音聲寶車牛士織
蓋并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兼藥食等一
牙盤令內謁除大賓宣賜祿山以爲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祿山旣移居親仁坊
進表求降墨敕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玄宗欲於樓下打
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玄宗每於苑中鷹鵰所獲鮮禽
多走馬宣令賜嘗王鉄楊國忠選勝燕樂必賜梨園教坊

音樂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駕幸溫泉必令扈從賜馬賜
衣香囊珍寶不知紀極祿山時染小疾王人御醫重疊複
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祿山於管內上谷郡起五鑪

安上

十

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文召祿山男慶緒及女婿歸義
王李獻誠祿山養兒王守忠安忠臣等赴闕到日並賜衣
服玉腰帶錦綵等仍令尙食供食其冬久無雪至十二月
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焉玄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臘
月忻三日嘉平安四鄰預知天下稔先爲物華春其見重
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服太
真亦厚加賞遺

玄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絲平二金鍍銀蓋椀
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馬腦盤二金平
脫大蓋四次蓋四金平脫大腦盤一玉腰帶一并金魚
袋一及平脫匣一紫細綾衣十副內三副錦襪子并半

臂每副四事熟錦細綾 ■ 三十六具太真賜金平脫
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二玳瑁刮舌籠耳籠各
一銅鑷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船合子三金鍍銀
盒子二金平脫盒子四碧羅帛子一紅羅繡帛子二紫
羅枕一氈一金平脫鐵面枕一并平脫鎖子一紅羅繡
帛子二銀沙羅一銀鉢椀一紫衣二副內一副錦每衣
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並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並賜前後

又不可勝計也

安上

十一

輿昇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
日洗兒洗了又綁祿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悅因加
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
爲祿兒不禁其出入又爲河東節度二月二日遂加雲中
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餘如故

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溫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爲
留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溫祿山甚重之

祿山母祖母皆賜國夫人男慶宗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
則慶光慶喜慶祐慶長慶 ■ 等一十一男皆是玄宗賜名
慶宗爲衛尉少卿慶緒爲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
加秘書少監又尙榮義郡主改太僕卿祿山恃此日增驕

恣嘗以曩時不拜肅宗之嫌慮。玄宗年高國中事變逐包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蕃人健兒爲曳落河見八千餘人爲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餘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護眞大馬習戰鬪者數萬疋牛羊五萬餘頭總三道以節制。

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

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己於是張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等在幕下高尚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潤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

安上

士三

乾真等爲將帥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緋紫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駝馬不絕於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於遞運人不聊生祿山性殘忍多姦謀常誘熟蕃奚契丹因會酒中賣毒鳩殺之動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是年秋祿山大舉兵討契丹使人謂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祿山使爲鄉導行至土護眞河誓眾曰兵法疾雷

不及掩耳今久雨復去賊尙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至破賊必矣遂晝夜兼行三百餘里契丹不爲備至大駭亂矣祿山使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意欲生擒以歸是時屬雨甚弓弩盡溼弛而不可張大將何思德請曰兵志遠來倍道疲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張其勢必脅之不三日必降祿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軍遂請效死於先鋒思德形貌素類祿山契丹望見攢槍矢而取之須臾支解骨肉立盡眾咸謂殺得祿山奚又背祿山以附契丹併力夾攻殺傷略相當矢中祿山鞍橋鞭弭俱棄簪履亦墜獨以麾下二十騎走上山若黃陷於坑中男慶緒麾下將孫孝哲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平盧騎將史定方領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圍而去祿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祿山引蕃奚步騎二十萬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率同羅數萬以會之布思與祿山不協遂擁眾歸漠北初布思白節使張暉請不行不受乃劫太倉庫而去祿山乃屯兵不進哥舒翰與祿山並來朝玄宗使內侍高力士及貴人迎於京城東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熟洛河以賜之爲翰好之故也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以恩順常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

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

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下兵權遂肆其志以報怨誣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遺書於關門擒之以獻思順與弟太僕卿元真並伏誅天下冤之思順與祿山少狎及思順入奏言祿山必反②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兼廣陽太守慶緒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

阿布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爲默啜所破請降附天

安上

十四

安上

十五

寶元年朝京師②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才略代爲蕃首祿山恃寵布思不爲之下祿山因請爲將共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爲回鶻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兵無敵於天下其男女一萬口送於京師②宗御勤政樓執以獻以丁壯一千遞於屬川餘並歸祿山布思敗後投於葛邏祿葉護規畏懼不敢受擒之送於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樓下斬之首衛文武官往觀之具五刑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車布於闕下婦人皆以衣文錦飾以義須盛陳列以爲壯②宗大悅授慶緒特進衛尉

安祿山事迹卷上

卿張樂以會將士

安祿山事迹卷中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觀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繪寶鉅萬

時肅宗觀其兇逆之狀已露言於^②宗^②宗不納肅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普昇等二人昇一紫鞍覆黃帕自天而下至於肅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覩及見^②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嫉妒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安中

李林甫陰俠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僞遂畏服之楊國忠性慄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反奏請追之祿山以^②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②宗益信祿山爲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三

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莊宅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閑廐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爲之副溫加武部侍郎爲之副使二十六日又加兼知總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弟一第二功並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三資弟一功請超二資弟二功請依

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爲好書寫送付臣軍前制曰

可以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三一作二千餘人

祿山歸范陽^②宗御望春亭送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洪門順流而下所至郡縣船夫持牽板繩立於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日行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②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學士張垍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②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怏怏楊國忠曰此張垍所洩也^②宗大怒黜垍瀘谿郡司馬

初垍贊相禮儀雍容^②宗翌日謂垍曰朕罷希烈以卿

安中

代之垍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叛之因以爲恨祿山旣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②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於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

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以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蓀宣付中書門下卽日進書便寫告身付千年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事旣見未對^②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國忠等遽走階下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國忠以祿山表留於上前而出

俄又令袁思蓀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爲圖耳國忠等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懇諭其事國忠曰臣畫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翹爲河東節度使上許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眾上時所忌疾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諭其事見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先反以明己之

先見耳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於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相對常置白麻於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驅馬牛不可勝紀國忠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命京兆尹李峴圍捕其宅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璆琳殺於御史臺又貶吉溫爲澧陽長史溫天官侍郎頊之猶子也連按大獄倚法附郭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漠視也初蕭炅爲河南

安中

三

安中

四

尹以贓下獄溫課竟其罪炅爲李林甫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溫後爲萬年縣丞未幾炅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炅親附之溫尤與之善溫揣炅必謝恩於力士歸則先造其門炅纔至則聞其言笑之聲甚歡炅問閻者曰吉七郎也炅素懼勢俟語畢通謁亦已久矣力士命引炅溫佯若恐懼將走力士遽曰吉七參尹此故人也炅揖之與之對坐遂與之相結爲膠漆矣乃引爲曹官薦之於林甫溫之進也由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溫於路低帽以避之溫心銜之及柳勣之獄託勣引陟陟竟以流死其陰賊也如此後與國忠相善教其取恩及國忠與祿山交惡而溫厚於祿山祿山掌閑廄引之副使內俟朝庭國忠遂忌之及其貶也②宗命高力士於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溫兇忍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爲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悉溫所爲今爲卿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羣臣皆蹈舞拜謝無何安祿山上表以理且言國忠讒疾之狀③宗方寵於將相故兩存之初祿山握兵跋扈逆亂未發而以法制之國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④宗十四載正月九日日丁卯吉溫又坐贓七千疋及逼士人女爲妾重貶端谿縣令尋杖死於獄中

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②宗竟不之覺慶宗尙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理且

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玄宗懼其生變遂歸過於京尹李峴陵太守以安之六月玄宗使黜陟使分行郡縣給事中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

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稱疾不迎嚴介士於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言而退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疋鞍轡百副每疋牽馬夫二人令蕃將二十二人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達奚珣奏祿山所進鞍馬不少又自將兵來復與甲杖廬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敕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卽先後遙計

曉矣玄宗稍悟

或云因此撲殺輔璆琳非爲託祭龍堂不虔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齋璽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於華清宮兼宣如達奚珣之策祿山聞命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復命奏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踞牀上不起但云聖人安穩遠令左右送臣於別館居數日然後得免難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東幽薊之眾號爲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爲名

十五日聞於行在玄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

笑曰今反者獨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也旬日必斬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仗大義誅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於敗

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勑祿山反與高尚同力贊助及祿山末年恐事主不測遂與左右李猪兒同害祿山遂宣僞敕立安慶緒爲皇太子慶緒兄事莊每事必先問之後慶緒奔相州軍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弟十一女詣懷鎮時遇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留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嘉若許歸投請給

安中

五

安中

六

鐵券在前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便將鐵券兼賜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便令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尚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學常歎息謂汝南周銑曰不危當舉事不終而不能咬草根以求活州里之間甚得文章之名後改名尚天寶初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舉尚高蹈不仕送錢三萬并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寶以託之其年策試第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後懷寶引見高力士置之門下令子師之無何託安祿山奏爲平盧軍掌書記祿山由是益親之遂與莊等共解圖識祿山疑

懼勸其謀反累奏爲屯田員外郎及隨祿山陷東都僞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敕並尙爲之毀謗本朝所不忍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並尙代之仍拜侍郎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尙與孫孝哲同日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爲祿山所通因茲狎近身長七尺勇健多謀及事祿山出入臥內甚見親信祿山常因對見宮門俟玄宗之召衣紐無故斷落祿山驚忙不知所爲孝哲探懷內取鍼縫爲祿山綴之祿山轉憐之常侍祿山皆先意曲言必嘉悅又善於女工裁縫不稱其身也天寶中官至大將軍祿山潛逆爲殿中監充閑廄使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畏之於西監安守安中

忠張通儒田虔貞等攻長安皆受制於孝哲殺王妃數十人楊國忠高力士之掌及素與祿山不叶者必殺之以鐵棒揭腦蓋而死血流於地

蕃將阿史那承慶慶緒同謀幕府僚屬偏裨更無一人知其端倪者其年八月後慰諭兵士磨礪戈矛稍甚於常識者竊怪至是祿山勒諸將出謂眾曰奉事官胡逸自京迴奉密旨遣祿山將隨手兵入朝來以平禍亂耳

兼云莫令那人知那人指國忠也

諸公勿怪翌日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使賈循爲留後薊縣耆壽李克諫祿山以舉兵無名必敗祿山特收人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利主審邦

正在今日何憚之乎百姓等議曰百年老公未嘗見范陽兵馬向南者人人相與憂懼

既出范陽遂爲長虜以毀國家兼妄云累奏不聽

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捷以車千乘包藏器械先後於河陽橋以掌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尙孔目官太僕丞嚴莊專居左右以畫籌所至郡縣無兵禦捍兵起之後列郡開甲仗庫器械朽壞皆不可執兵士

皆持白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皆開門延敵長史走匿或被擒殺或自縊於路傍而降者不可勝計

祿山專制河朔已來七年餘蘊蓄奸謀潛行恩惠東至

安中

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人歸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錫以衣資賞之妻妾前後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喻夷夏之意因而往往不傳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爲俘囚暮爲戰士莫不樂輸死節而況幽薊之士乎及狼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翹送之

賊將高邈僞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翹輕騎出迎遂爲所執送詣祿山太原奏光翹被擒并東受降城奏祿山反玄宗猶疑以讐嫌毀謗尙不之信

移牒陳其罪狀未云光翩今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日
陰風悽慘觀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名祿
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獻漢高祖
不宿柏人頌王子牒至云黃河水見底冰結成橋

祿山多載草木於河中并以長索繫破船大樹礙凌一
宿而冰合

丁卯陷靈昌郡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守瑜等首
至尋陷榮陽傳太守崔無詖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爲敗
不旋踵及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西走保

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悅遂除

安中

九

范陽節度使於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一戰塗地
敕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效力

十三日陷洛陽傳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首至平原

太守顏真卿留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瘞之

顏杲卿又以常山歸順

聚徒兵故殺賊將李欽湊於土門以應郭子儀燕南豪

傑殺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在

杲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爲常山太守及杲卿爲長史袁

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邱丞張通幽密謀背之時賊將

李歸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而守常山杲卿

遂謀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併其兵會賊將高邈
何千年俱自東至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縣吏翟
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年及邈至是杲卿乃使男泉明
與賈深張通幽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榮王琬爲行宮元帥以河西隴右節
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爲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
跌朱耶契苾渾躡林奚結沙陀蓬子處蜜吐谷渾恩結等
一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於潼關

時朝廷空虛失藩籬之固懼其乘勢侵軼會祿山方圖
僭號遂得徵兵以備之諸道軍士稍稍而至矣

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

安中

十

京城誅慶宗清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卯常山擒何千
年高邈博陵誅○誠河間誅杜睦一時皆以其地歸順
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哥舒翰擁兵守潼關
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爲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
大使崔乾祐說以禍福祿山始懼責高尚及嚴莊曰汝等
令我舉事皆云必成四邊兵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
不見汝等矣遂誠門下逐之數日祿山憂懼不知所爲而
怒不解及田乾真自關至從容爲尚等言於祿山撥亂之
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難漢祖狼狽於榮陽曹公
傾覆於赤壁未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馬雖多皆
募新軍烏合之眾未經行陣堡壘非勁銳之卒不足爲我

安祿山事迹卷下

華陰縣尉姚汝能纂

敵縱大事不成猶可效袁本初以數萬之眾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莊尙皆佐命元勳何以遠斥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祿山喜曰阿法之言是也吾已絕之奈何乾真曰但喚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尙等飲

燕酣樂祿山自唱傾盆樂與尙送酒待之如初阿法乾真二字也祿山雖盜據河朔百姓怨其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杲卿力屈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賈深獻捷且求救於太原王承業通幽獻計於承業承業亦心害其功逗遛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爲己功是以承業等驟加

官爵故杲卿屈焉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於祿山怒縛於洛水橋柱杲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怒之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割之路人皆不忍視常山既陷鄆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案魏郡信都等二十郡復爲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眾於嘉山思明跣足露髮奔於博陵歸順者十三郡思明懼焉潼關失守二將旋師燕趙之間賊復屠之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僞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宮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云初陷寇逆忽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爲爾之羞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子摯薛曉一作兢韋恒韓澄井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嵩並賜自盡許房宇文班盧自勵達於

蕭克濟陳柳芳李彥光何昌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於徼外勿齒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

因於所司太師房琯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